

贫下中农有能力占领科学研究阵地

山西省忻县董村公社南胡大队党支部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后,我们再次重温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的教导,回忆我们大队开展科学实验的全过程,初步认识到:在科学领域中,当前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某种“知识优势”;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影响;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及其腐蚀作用。只有对这些东西,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宪法规定,科学研究“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根本大法给我们贫下中农指明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科学研究的方向,要执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必须在科学领域中向资产阶级发起进攻,做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自觉战士。

历代反动派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极力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把反动统治阶级捧为“君子”和“救世主”,把劳动人民诬蔑为“小人”和“群氓”,妄图蒙蔽群众,欺骗群众,愚弄群众,颠倒历史。在科学领域中散布神秘论,胡诌什么“大老粗”不能搞科研,其目的就是为维护那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独立王国。

究竟是谁开创了人类世界?谁是科学文化的主人?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世界上决没有什么“上智”、“圣人”,劳动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才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才是科学文化的主人。我们大队的贫下中农,为革命研究螻蛄,达到了先进科学水平。《中国科学》发表了我们队贫农赵月亮同志研究螻蛄的论文,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他研究螻蛄的电影,他的科研工作受到各级党委的重视,他的研究成果受到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不少单位专门研究螻蛄的同志也表示要向他学习。这是我们贫下中农在科研战线,在抓革命、促生产中取得的重大胜利。

我们大队战胜虫害、发展生产的过程,也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用辩证法指导农业生产的过程。我们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大大改变了农业生产的落后面貌。

昔日荒凉“老虫窝” 今日喜变米粮川

解放前,我们南胡大队地势低洼、耕作粗放,成了病虫害的老窝。广大贫下中农不仅遭受着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而且还遭受着自然灾害的袭击。全村六千余亩土地,在一般年份,因螻蛄危害缺苗死苗率达20—30%。严重时,改种数次,不得全苗,亩产仅有一、二百斤。当时流传着这么几句话,“三滩两坪一郝青(地名),螻蛄年年闹得凶,南胡是个老虫窝,辛苦一年一场空”。

解放后,贫下中农翻身作了主人,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粮食产量逐年提高。一九六〇年以前,亩产二、三百斤,一九六九年达到《纲要》指标,一九七〇年过了“黄河”,一九七四年一跃跨过“长江”,平均亩产九百一十七斤,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老虫窝”变成了米粮川。

地还是南胡的地,人还是南胡的人,为什么新旧社会大不同?万恶的旧社会,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虫灾发生后,更是穷人遭殃,富人发财。地主、富农乘机大量放粮放债,大发横财。逼得贫下中农卖儿卖女,逃荒要饭。在忆苦教育中,贫农社员范如海说,旧社会,父亲给地主扛长工,种的高粱连年遭受虫灾,苗期被蝼蛄咬得残缺不全,收成无几,分不到一颗粮食的时候,又被地主一脚踢出了大门。这些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上智”、“老爷们”,只知道敲骨吸髓,不懂得也不打算用科学治虫,他们用烧香磕头,许愿唱戏,大搞迷信活动来愚弄群众,把害虫当神灵,结果害虫猖獗发生,越来越重。

解放后,翻身的贫下中农怀着对旧社会的无比痛恨,对新社会的无比热爱,在毛主席、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大力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三大革命运动。

一九六〇年,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我们大队建立了一支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植保专业队,由共产党员赵月亮同志带领,研究蝼蛄的活动规律。十几年来,他们在各种土地上挖掘蝼蛄上万窝,解剖蝼蛄近千头,绘下各种草图一百五十幅,制作各种模型和实物标本五十多种。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反复,逐步掌握了蝼蛄的活动规律,进行了有效的防治工作。把蝼蛄的虫口密度由每平方米 0.55—0.7 头压低到 0.01—0.05 头,田间缺苗株率由 20% 以上减少到 2% 以下,基本上控制了蝼蛄为害,因而充分发挥了水、肥、土、种等各项增产措施的效用,使得粮食连年丰收。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是贫下中农登上科技舞台所获得的成果。一句话,是共产党、毛主席,是新社会把南胡“老虫窝”变成了米粮川。

试问,是谁改变了南胡的面貌?是谁治住了害虫?并不是那些自封为“生而知之”的“上智”们,而是被孔老二和林彪视为“下愚”、“阿斗”的贫下中农。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上智”者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也是阻碍科学技术发展的罪人。贫下中农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科学文化的主人。

路线偏虫害回升 路线正产量猛增

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回顾我们大队防治虫害的过程,也有三起两伏的现象,这是与路线执行情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路线对头,植保工作就能搞得好,农业生产就上得快;路线不正,资本主义就泛滥,植保工作就搞不好,农业生产就受影响。

我们大队的植保科学实验,是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照耀下开展起来的。一九五九年,组织了临时除虫突击队,一九六〇年正式成立了植保专业队,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在三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刘少奇大肆兜售“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修正主义黑货,一时单干成风,资本主义泛滥,大队的植保专业队也经过所谓“下放”由十二个人变成了两个人。那年苗荒、草荒加虫荒,五谷歉收。贫下中农气愤地说:“植保队不

见了，病虫害回升了，庄稼死成一片了，产量减成一半了。”

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发展，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贯彻。一九六三年，我们党支部带领广大贫下中农向资本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刹住了修正主义路线的歪风。这一年植保队员又增加到三十六人，施药器械增添到一百多台，植保科学实验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九七一年前后，一度由于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用资产阶级政治冲击无产阶级政治，破坏“抓革命，促生产”。虽然我们给予了抵制，但对植保工作仍然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了农村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党的基本路线深入人心，**农业学大寨**运动促进了植保工作，农业生产也达到了历史上最高水平。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植保工作和贫下中农的科学实验活动，是随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而发展的，它与修正主义路线和旧的传统观念是水火不相容的。要搞好植保工作，就必须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就是鄙视劳动，鄙视劳动人民，鄙视植保工作。孔孟之道认为这些事是“雕虫小技”，“君子不为”，孔孟的信徒刘少奇、林彪，也宣扬什么“大老粗”不能搞科研，千方百计地冲击植保科学实验活动。事实表明，在植保工作中同样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然会去占领。贫下中农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中的坚强柱石，就必须主动进攻，在植保阵地上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使植保科学实验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唯心论无奈小虫 辩证法威力无穷

我们大队党支部遵照毛主席关于“**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的教导，组织植保专业队学习了《实践论》、《矛盾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并帮助他们理论联系实际，在科学实验中遇到了问题，就用辩证法去找答案。这样通过干中学，学中干，边学边干，攻克了许多难题。他们反映说：“没文化，有困难，学了哲学有办法。”

赵月亮同志和植保专业队的队员们，学了辩证法以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打破了书本上的框框条条，大胆地应用辩证法，改革蝼蛄防治技术。把“挖土查虫法”改为“目测查虫法”，把以“防御为主”的防治策略改为以“进攻为主”的防治策略，把单纯使用“药剂防治”办法，改为消灭虫源、改造环境、挑治巧治的“综合防治”办法，收到了显著成效。

书本上记载，过去调查蝼蛄虫口密度的办法是“挖土查虫”，就是在有代表性的地块里采取对角线五点取样法，每块地取样五点，每点一平方米，挖土一个立方，过筛查虫，然后以点推面，计算大面积上的虫量。按照这个办法，赵月亮同志带领植保队的队员们，一锹一锹挖土，一箩一箩过筛，整整用了两年时间，跑遍了全大队六千余亩土地，也没有真正查清蝼蛄的密度。原因是蝼蛄在田间的分布比较集中，而挖土的办法只能均匀布点，冒猜瞎碰，所以查到的数据并不能准确反映客观实际。

学了辩证法，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观察地下害虫，揭示了地上与地下是两个对立的方面，地下有蝼蛄活动，地上就有标志出现。每年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越冬的蝼蛄苏

醒后、出洞前,地面上出现虚土小堆或短截隧道,一个隧道一个洞,一洞里面有一虫,从而创造出了“目测查虫法”,从地上观察和测量地下害虫,大大地提高了查虫的准确性。

多年来,我们大队防治蝼蛄,采用毒谷、毒饵、药剂拌种的办法,但是治来治去,总是年年防治,年年发生。这是什么原因呢?赵月亮同志运用“内因是变化的根据”的观点,检查了过去的防治工作,发现过去所采取的办法,基本上都是属于防御措施,它不能大量地歼灭害虫,所以也就不能有效地控制为害,从而改变了防治策略。现在,我们在早春时往蝼蛄洞里投施颗粒剂,毒杀越冬苏醒的害虫;在夏季采取挖窝毁卵的办法,大量歼灭集中繁殖的害虫,使防治工作由被动转向主动。

专业队同志们还运用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唯物辩证法原理,分析了蝼蛄活动的特殊性,认识到蝼蛄越冬有虫洞,产卵有基地,滋生繁殖有其适宜的土壤。针对性地采取了药杀、锹挖、诱捕等办法,以消灭虫源,让其断子绝孙;用深翻、种稻等办法,改造环境、铲除滋生蝼蛄的土壤;并用定地块、定时间、定措施的办法,挑治巧治,有效地消灭蝼蛄危害,保护庄稼茁壮生长。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只要运用辩证法,“大老粗”也能搞科研,也能攀登科学高峰,在科学实验的领域里闯出一条新路来。我们的体会如下五点:

(一) 我们的研究课题是从当前当地生产需要出发,能够得到领导和群众的支持,容易获得成功。而不是从名利观点出发,专搞邪门、冷门,抱着一个课题,研究一辈子也很少能搞出个名堂来。

(二) 我们的科学实验是大家动手,多点试验,取长补短,逐步深化,可以缩短时间,迅速见效。而不是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冷冷清清,单凭个人奋斗。

(三) 我们为革命搞科研,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攀登科学高峰,有着强大的动力,能够排除万难,坚持到最后胜利。而不是为科学而科学,为研究而研究,试试看看,搞搞停停。

(四) “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贫下中农有直接经验,了解的问题深刻,具体采取的措施切合实际。

(五) 贫下中农是革命的阶级,容易接受革命的理论,敢于冲破一切条条框框,大胆试验,大胆革新,大胆创造,完全不信“洋奴哲学”,不干“爬行主义”。

所有这些,都雄辩地说明,劳动实践才能孕育真知灼见,广阔农村大自然就是我们的实验场地,劳动人民不仅能从事科学实验,而且是科学实验的主力军。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社会主义事业到处都在胜利前进。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修正主义路线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为了用实际行动落实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的伟大指示,我们贫下中农决心认真贯彻宪法第十二条的精神,牢固地占领科学研究的阵地,以主人翁的姿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